

花600元就能当非遗大师?

曝光“非遗”代办产业链:网站包装“非遗”身份,普通人花钱速成传承人

非物质文化遗产,承载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民俗记忆,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,其认定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程序,唯一主体只能是文旅部门。然而,近期有群众反映,在一些网络平台上,“非遗证书”竟被明码标价,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就能代办、速成。非遗认定,真的可以花钱买来吗?这些证书从何而来?

600元就能拿到“非遗”证书

在网络平台,宣称快速办理“非遗”证书的短视频并不少见。主播宣称,拥有“非遗”证书,好处多多。

记者了解到,申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,须具备相应的传承历史和资质。但是在网络平台,不少主播公开宣称,没有这些条件也能申办。

记者以某膏药产品生产商的身份,找到一家代办公司,咨询“非遗”如何申请。对方表示,除向文旅部门代为申报外,他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协会快速办理,并发放证书和牌匾。业务员介绍,他们可以帮客户准备申报书、拍摄视频,但各級文旅部门认证的“非遗”难度大、时间久,不易操作。而由协会认证的“非遗”项目,只需交钱就能完成认证流程,拿到协会出具的“非遗证书”,办理时间短,收费标准也更低。

记者联系了另一家代办公司,开出的价格更高,业务员宣称,12000元能成为“地市级非遗大师”,25000元能成为“省级非遗大师”,再加钱还能“破格”申报“国家级非遗大师”,并且建议记者先认证成为“非遗大师”,再去申请“非遗产



代办公司明码标价给快速办理“非遗”证书。

品”,会更顺利。业务员还承诺,即使记者无法提供“非遗”认定所需要的材料,他们也能保证申报通过。

记者调查到,这家发放“非遗传承人”证书的机构,实则是一家名为“中艺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”的企业。根据企业在网站显示的地址,记者找到了这家企业。企业负责人姜先生介绍,他们与国家文旅部有合作项目,负责“非遗大师”的认定。

记者又联络到一家代办非遗的中介,之后就有多家代办公司给记者打来电话推销,代办报价一个比一个低,只需要提供照片、名字和希望认证的“非遗技艺”,交钱就能申报成功。于是,记者挑选了其中一家,支付了600元,对方很快给记者制作了“非遗传承人”电子版证书。不到3天,记者便收到了一块带有“非遗传承人”字样的实物牌匾。

记者注意到,证书和牌匾的落款单

位是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促进会”和“非物质文化遗产(国际)研究院”。但是,在社会组织查询平台以及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,记者均未查询到这两家盖章机构。记者同时发现,证书和牌匾上印制的所谓“非遗”标志,与文旅部门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,存在明显差异。

打着非遗标签办假证赚快钱

记者调查发现,在互联网上,有机构打着“非遗申报”的旗号,提供所谓“一条龙”代办服务,这样的“非遗生意”,究竟是如何运作的?

记者收到的“非遗传承人”牌匾上,落款单位之一是“非物质文化遗产(国际)研究院”,该机构网站运营人员透露,他们还能按照顾客需求,制作各种落款的“非遗”匾额,有“非遗文化遗产重点培

育项目”“非遗文化优秀传播大使”“非遗文化优秀传承人”等诸多名目。

在四川成都,有一个“传承人网”主打“中国传承人”证书的打造与发放。只要付费,就可以把没有传承实践的普通人包装成“中国传承人”。记者登录该网站,发现网站公示了100多页的“传承人”证书,有“祛痣技艺”传承人、“手工肉丸制作技艺”传承人等。

记者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荆泰二路799号的“传承人网”办公地点。一位声称自己是该网站主编的女士全程接待了记者。这位主编介绍,申请传承人的费用是3950元,申请传承基地是5500元,经过网站的运作都能包装成功。见记者还有些犹豫,这位主编又列举了他们已经办理成功的项目。这位主编介绍,在他们网站上认证的“非遗”,还需要交费年审。该主编还强调,在“传承人网”注册申请“非遗”项目,他们后续还会组织媒体资源去加大宣传,提升被申请人的知名度。

只要提出需求,“传承人网”便可全程包装运作,帮助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“中国传承人”,还能配套打造非遗基地、非遗项目等全套非遗体系。同时通过设置年度审核、提供配套宣传服务,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非遗名号包装、打造、运营的商业化产业链。

借“非遗”之名衍生出各种生意经,认证造假、标签滥用,背后折射的仍是逐利冲动。非遗从来不是可以随意贴上的商业标签,各类所谓的“非遗”代办,本质是打着非遗标签办假证、赚快钱,不仅扰乱市场秩序,更误导公众认知,透支传统文化公信力。希望文旅执法部门整治假非遗乱象,市场监管部门严查虚假宣传,让非遗回归传承本源。

文图据央视新闻



AI“胡说八道”,可以告它吗?

■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



制图 王亮(豆包AI)

当AI“胡说八道”给出错误答案,用户能告它吗?此前,梁某在查询高校信息时,发现AI平台生成的信息存在错误。梁某提出质疑后,AI称若有误,将提供10万元赔偿。梁某于是将AI平台研发公司告上法庭,索赔9999元。日前,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原告的请求。

作为全国首例AI“幻觉”案,本案引发广泛关注。所谓AI“幻觉”,不是说AI有了意识,而是大模型在生成内容时出现虚构、不准确或不合逻辑的信息,导致“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”。此次判决结果令不少人感到困惑:AI明明造成了误导,为什么用户告不赢?深入分析本案背后的法律逻辑,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AI时代责任边界。

告不赢AI,核心在于法律对AI属性的认定。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,AI不是民事主体。在本案中,AI的10万元赔偿承诺,本质上是大模型基于数据预测生成的文本,并非服务提供者的真实意思表达,不具有法律约束力。这就好比鹦鹉学舌不能代表主人的意志,AI的“豪言壮语”就法律层面而言,也只是技术工具的无意义输出,无法构成有效的责任承诺。

不仅如此,法院还明确,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“服务”而非“产品”。AI生成

不准确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构成侵权。在本案中,研发公司已在显著位置提示AI生成内容的局限性,被法院认定为无过错。这种归责逻辑,符合技术发展现状,能避免让企业为无法完全杜绝的技术瑕疵承担无限责任,也能让广大用户明白,为什么总会在AI生成的文本的结尾,看见那句“本回答由AI生成,内容仅供参考”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AI可以肆意“胡说八道”,更不能漠视用户权益。判决清晰划定了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:企业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查义务,以显著方式提示AI的功能局限,采取通行技术措施提升内容准确性,在重大利益场景下加强警示。一旦企业未履行这些义

务,导致用户遭受损失,就可能被认定为存在过错,承担相应侵权责任。

对于用户而言,这起案件更是一针清醒剂。当前,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普及。截至2025年6月,80.9%网友曾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回答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,提升对AI内容的甄别水平愈发重要。面对AI生成的信息,尤其是涉及重大决策的内容,应该养成“情绪降温、信息溯源、交叉验证、保持审慎”等良好习惯,通过多方求证避免被AI幻觉误导。当涉及医疗、金融、法律等领域时,更不能将AI建议作为唯一依据,必须咨询专业人士。

在AI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,相关立法工作也应及时跟上。2025年9月,《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》2.0版发布,提出将针对AI完善优化风险分类,动态调整更新防范治理措施,今后还应进一步细化。对于那些已经涌现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,应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,保护群众合法权益。既要平衡创新和发展,也要为AI划定红线、明确底线。



扫码加入
观天下周刊读者群,畅聊国内
外大事。